山河戀

◎夏其鵬

雲南麗江的「白水河」，座落在玉龍雪山下，海拔二千餘公尺，水晶般清碧的河水，以蜿蜒之姿，拖曳著柔麗的風情，繞行在翠綠的山谷間，流洩出錦繡河山令人迷醉的景色。

水河的水流，是由玉龍雪山冰雪溶化匯集而成，終年不絕，水勢湍急，經過雲杉坪的山谷下時，因地勢落差形成的特殊風貌，有三級梯階式的寬闊河道，造就了白水河風景最精華的一段。

上游彷彿從天際直瀉而下的水勢，衝出奇岩峭壁的山谷後，在上一階開闊的江河中，以急湍之勢奔流而下，河底潔白的鵝卵石，映著兩岸綠色的山林，將流水襯顯的更見晶瑩剔透，若不是滾動的水勢激起的波紋，眞讓人懷疑是透綠色玻璃鋪設而成的。靜靜凝視，那種滾動大自然生命脈動的流勢，是力與美的優雅表現，是靈與秀的神韻流露。河流在中段處忽然陡地段下約二公尺，形成一道躍動喜悅之情，而又氣勢磅礡的水簾。

水簾落下後，流勢趨緩，成爲一個寧逸、優雅的湖面，在陽光照射下，透綠色的湖水，更見透綠迷人，一片遼闊的水面，平靜無波，倒影著遠處白雪皚皚的玉龍雪山主峰，勾勒出一幅空靈脫俗的絕美畫面，讓人有一種衝動，眞想划一葉扁舟，將自己帶入畫圖中，成爲永恆天地的一部份。

溢滿的水流，從瀉口流下，經萬年石灰岩沉澱堆積而形成的梯田式攔水壩時，在一窪窪渾然天成的荷葉形壩堤上，以迴旋翻騰的姿態，跳起曼妙的舞步，而激起的水花，遠遠看去，就像是無數散發光彩的潔白花朵，開在清麗的河流中，水花再順堤階流注而下，形成一片開闊的梯田瀑布，神奇壯麗，引人入勝。

瀑布下游的流水，繼續扭動亮潔的生命，在淺灘上唱著快樂的奔流，數頭長毛披垂的犛牛，在河道中悠然自得，黑白相間的身影，樂在其中的神態，爲山野平添另一種風采。

白水河也是納西族青年男女定情的地方，據稱；當他們感情達到一個階段時，就會選擇一個日麗風和的時光，女方站在青碧如絲的河岸上，男方站在深可及膝的河流中，眞情流露，對唱情歌，男仕聲音越大，唱的越久，就越能表現海石不渝的眞愛之情。不難想像，一對男女在天造地設的美景中互吐心曲的場景，是多麼的浪漫迷人，是多麼的幸福陶醉。

爲了感受那種羅曼蒂克的美妙氣氛，我脫下鞋襪，赤足走入河流中，當一觸及純淨清涼的流水時，感覺上彷佛連靈魂也透澈起來。只是興奮之情還來不及消受，一股從腳底沁入的冷冽，牽動神經，直刺心扉，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滋味，若無過人的毅力，及對理想執著的精神，斷難忍受。這時，我才感悟，「納西族白水河對唱」的習俗，原來是對族中男人生命責任邁入另一境界前，一種嚴酷的磨鍊與考驗，也造就了納西族人吃苦耐勞，不畏艱辛的民族天性。※

城市的自然聲音

◎李明書

大台北地區雖是台灣最繁榮、便捷的都市，享有著最多的資源，但是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，甚至有些是享受還是代價，是難以分辨的。

我現在租住在板橋湳雅夜市附近的巷子裡，就板橋目前的發展而言，我的住區可謂十分矛盾，因爲這裡有著最便利的機能，鄰近板橋的政經中心，百貨公司、夜市、市場、大賣場應有盡有，交通網絡發達，但是房價不算高不說，甚至有許多住戶想往外搬。吃早餐時，總聽店家與客人討論著，至於想搬去哪，暫時還未打算。

起先的感受不深，因爲我租的套房在巷子裡，雖然周圍有三四棟大樓鄰近著，但是位置隱密，彷彿在喧囂煩鬧的市集中，劃出一塊禁止干涉的地域，隔絕開市場的叫賣聲與馬路上的車流聲。

我的世界似乎漸漸地被壓迫感與煩躁感入侵，這種感覺的來由，如果要循線搜查，或許就和想搬離此地的心情相似。

我租的屋齡算是年輕，區區五年，可說是剛到這裡落地的小夥子。由於年輕，所以只能跟其它的樓房肩並肩搭建，而且無法像合院或一條龍式地一字排開，是以直角的方式緊靠著，就像兩三人勾肩低頭，在商議著什麼事情似的，而談話的聲音忽隱忽現，有些是一時興起，有些是固定時間，每天都輪翻上演著。至於內容是否一樣，隔著道牆，別戶人家不是很能分辨清楚，也無從插話，只能把細節攔住，放任情緒入內。

最鄰近的一戶，最常傳進來的聲音並不安寧，往往是姊妹與父母之間的爭執。之所以能夠分辨，憑的就是音色與內容的差異，還有幾個關鍵詞。如果是姊妹的對話，首先兩人的音質可算得上近似，而內容不外是爭吵些誰穿了誰的衣服，誰應該先洗澡，在哪些地方誰又不讓誰，語氣總帶點小脾氣與任性，爭執的結果要不是不了了之，就是隔幾天便能和好，似乎孩子間就該有這些糾紛，來豐富年長後的回味。家長的吵架就複雜許多，政治立場、家庭經濟、生活習慣，不是由來已久，就是長期下來仍是一成不變，甚至根本不可能改變，累積過久後，偶爾還會出現用髒話對罵的情節。大戰過後，總也會換來歇息的時候，輕聲的問候、聊天，談生活與心事。

幾乎每天都會交錯傳來這些聲音，剛搬來時，還眞是不能適應。幾度想查清來源，登門請求給予一點安寧的空間，但慣於忍耐的個性，想想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就作罷了。

將近一年的時間過去，有些夜裡聽著他們的聲音，一邊思考著他們的家庭空間。我與他們的對外窗呈直角，正餐時間總會飄來炒菜的香味與油煙味，也就是說他們的對外窗應該就是廚房的窗口。若是如此，我平日竟能從他們的廚房窗口聽到各式各樣的聲音，他們一家四口（可能更多）居住的空間究竟狹窄到什麼樣的地步，以至於在一個家中的各個角落所上演的戲碼，都只能透過一個窗子宣洩？每思及此，對於他們的情緒起伏之大，似乎就能形成理解。面對種種小事就可能極度不耐煩，就像在家中可能走兩步就會碰壁，左轉右轉還是只能繞回原地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面對任何事情都要放寬心，確實是太困難了。

接收到這些訊息，想一想，在台北怎麼搬，似乎都搬不出這樣的環境，尤其隔壁那戶必須一家緊縮在一個小空間中的景況，或是我一人只能獨居在五坪大的小套房休息，除非搬離了這個城市，否則一般家庭在哪裡可以尋得靜謐而又能享有這麼多資源的地方。

在還無法跳脫這個地方的期間，就索性把這些聲音當作城市中的自然聲音吧！有別於鄉間的蟲鳴鳥語，淙淙水聲，每個人所居住的空間壓縮到極致的結果，這些聲音在這裡早就該習以爲常了。而我，聆聽著。※

詩的步道

【生活影像】 ◎圖．文：吳當

都蘭山巨石

蔣勳的口占刻石

席慕蓉的鹿回頭刻石

李泰祥書寫的月光海湧

←余光中詩刻石

白靈詩刻石

徐慶東詩刻石

有「卑南族聖山」美譽的都蘭山，是花東海岸山脈南段的最高峰。從台東市北望就可瞧見它經常雲霧繚繞的偉岸身影。都蘭山不但山勢雄偉且富有人文氣息。它是卑南族大獵祭祭場，也有登山步道，近年來藉著「都蘭文化節」的活動，還設置了一條詩的步道，遠近馳名。

詩的步道位於都蘭山巨石右側，原係農場道路。文化單位請水利局從卑南大溪河床運來每顆皆有十餘噸重的巨石，邀請國內詩壇名家及台東詩人前來旅遊，並且賦詩，再請書法家撰寫、刻石，擺放在步道兩側。沉沉巨石上的詩文，在都蘭山下洋溢著文學的芳香，吸引了許多慕名而來的文人與遊客，成爲一處十分奇特的景觀。

走入詩的步道，第一座巨石上刻寫的是蔣勳手書的〈口占〉：「昨夜微雨濕了泥土／林中小徑無人走／松果自落／蛇遊過花叢／可以記憶的／和可以遺忘的／都不止這些／除了眞誠的愛／可以寫成詩句／其餘也不想多說／潮來潮去／白雲還在青山一角／躺在石堤上人睡著了／遠處還有叫船人的吆喝」藉景抒情，富有禪意，矗立在山林中益發貼切。接著是席慕蓉的〈鹿回頭〉，寫一把三千年前的青銅小刀紋飾。再往前走，是導演林正盛詞，音樂家李泰祥瀟灑的行書〈月光海湧〉，龍飛鳳舞的字體彷彿太平洋湧動的波瀾，令人不覺也跟著踴舞起來。除此，還有白靈、詹澈、夏曼·藍波安、莫那能、徐慶東等人的詩作。一路走去，一路欣賞，有無限詩情。

繞過優雅的庭園，以及涼亭、荷池、綠樹掩映的山間小徑，來到山坡上的觀景平臺，立著詩壇祭酒余光中的名作：「金標鎗的長投手，太陽／破水晶的藍球而出／所有的浪頭起伏／都向都蘭山歡呼／海醒了，天亮了／台灣，起身了」寫都蘭山的日出，兼有寄寓臺灣活躍的生命力，生動深情，令人擊節。

讀完日出，再讀路寒袖的：「每天／第一道曙光／總從這裡登陸／我們是／島嶼最早起床的歌聲／帶著鹹鹹的嗓音／在海岸山脈迴盪」這時天地彷彿都有了海潮的歌聲，與都蘭山巒沉沉的回音，你的心，在詩的步道裡沉澱、昇華成天空的流雲與瀚海的波紋，在長長的山林裡迴盪，在浩瀚的心海裡湧動。※

樂在工作

◎吳翔逸

「我的志向」是小學、中學以至大學作文課上最常出現的題目之一，而志向無不與未來欲從事的工作息息相通，還記得那時在稿紙上總會看見有人寫：當老師春風化雨、作育英才；醫生拯救惡疾、懸壺濟世；警察保家衛民；軍人威勇克敵或太空人直上月球，科學家找到第二個地球等等，每種身份都有一種想像，每種想像無不是充滿快樂的期待。

等到我們慢慢長大，志向也隨之改易，想像的自由與歡悅也逐漸受到現實環境而妥協，再到真正踏出社會，投入職場，工作的性質、職務、場所或上司同事往往不能盡如己意，跟自己原初的志向與理想目標相差甚巨，於是有的人便抱著得過且過的消極心態，無心於工作，無形中讓自己失去進遷之機，甚而有被裁員的危險；反之，樂於工作、認真勤務，將當下的不順遂視爲學習緣會，持續自我進修，從中培養未來轉業的能量及專業，就能享受充實生活所帶來的滿足與快慰。※

皮寶

◎木之

送妳上下學的途中，常常是妳在問問題和與我閒話家常的時間。偶爾，在我發呆時提醒我『綠燈已經亮起，該走了！』還會評論停在前面的車子，『燈看起來很兇或者屁股大大的…』

在天氣很好的時候，看著路一頭的山好像變得又近又巨大。在陰天的時候，山也就被雲層層環繞著，看不眞切。路上經過的人和店家，都可能是我們討論的焦點，就連車子的品牌也在妳的學習之列。到達校門口準備下車的妳，不忘會對我說再見，連同學家長的車輛也被妳熟記，開心的和同學揮手打招呼。

現在讀高年級的妳，只有週三是讀半天，週六上午下午都各有英語會話和鋼琴課。每天在家裡練琴的時間，我都是靜靜的在看著妳的進步。當然，學習是需要時間和不間斷的努力。因爲你說有次下課經過二年級的教室外頭，聽到『給愛麗絲』的鋼琴聲，直說『那小朋友怎麼那麼厲害啊？』『可能，她從幼稚園以前就開始學琴了，學得比妳還要久呀！』

自從家裡有了一隻倉鼠之後，妳也會負責幫牠換木屑和倒飼料。也許有了牠，讓妳更懂得付出，就像在一開學時老師策劃的『小天使小主人』的遊戲用意一樣，都是希望妳們能對同學付出更多的關心，更快彼此熟悉。

在家裡的妳和在學校是兩個樣，連妳的好朋友都已看得出來，說『妳的本性一定是皮的！』我又故意取笑妳：『這麼快就被發現了呦…』。妳還嘟著嘴解釋：『就是上體育課時玩躲避球，我很靈活的躲來躲去跳來跳去，很多人看到都嚇一跳。』

其實是不管是哪種面貌的妳，在我的心目中妳還就是一個孩子。小寶也好，皮寶也好，都是有一個『寶』字。希望每一天妳都是開心愉快的，每天都成長一些些。※

女兒送球衣

◎王岫

十年前還在上班時，因爲覺得每天案牘勞形，缺乏運動，對健康不利，就加入了機關的羽球社，一週去附近的體育館打一次球。

我本以爲羽球從小就打，沒甚麼了不起的嘛！想不到，有比賽計分的打羽球和以前與家人或太太對打、練球的羽球，完全是兩碼事。

剛開始幾週，就被操得慘兮兮，下午六點鐘去球場，本應打到八點的，七點不到，心臟就喘得很厲害，手腳也不聽使喚，直想班師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也腰痠背疼，夜晚還無法入睡呢！

好在一年過去了，耐力和持久力日增，終於可以打完兩小時。現在邁入花甲老翁之齡，打起球雖然已常跟不上腳步，救球會望球興嘆，殺球會力不從心，也沒辦法如晚輩同事奔跳滿場，但我還是出席率很高，又能打到八點才回家的少數人之一呢！

剛打球時，沒甚麼講究服裝，家裡的休閒衣服換上就去，夏天時甚至於只穿汗衫就上場了。近年來，兩個女兒都上班了，她們看到老爸打球有恆，不是玩假的，最近每年父親節或我的生日，買給我的禮物，都是運動服裝。只是她們每次只買一件，而非全套，所以我的運動服裝竟然是雜牌軍的組合：[illegible]一件Nike的排汗短褲，第二年分別送我的是Puma的排汗衫和Yonex的長褲，後來小女兒在父親節時，也買了一件MLB的運動上衣；今年我又收到大女兒送的Adidas運動外套，還有小女兒的NB牌球鞋，還送了La New的運動襪子…等等，但她們都[illegible]我，所以我老是湊不上[illegible]。

雖然是雜牌在身，但女兒有孝心，我還是高興的穿著上路。而且，穿著正式運動服裝打球，對這運動和球場本身，似乎就是一種尊敬呢！老妻則笑我：「老頭兒了，球技不佳，卻滿身都是名牌呢！」※

診斷書

◎麗恩

我寫了一首詩
正陶醉美妙詩意中
突然一陣狂風呼嘯而來
兩頰瞬間灼熱泛紅
是風性騷擾了我
還是掌摑了我
（他匆匆丟下一些教訓，搧掃了我的自尊）
（原來我是被風強勁的無影掌掃到）

我寫了一首詩
在自己的私密泳池裡
不用在意身材樣貌缺點
不擔心被人品頭論足
只管盡情泅游
自在放縱的獨泳有奔放的快感
（游泳不一定要游向世界，只求能游出快樂健康）

我寫了一首詩
引起一隻躁鬱小蛙的強烈批判：
「不懂遮羞，又無朦朧美」
還一副想將我強制送醫急診
以矯治我的偏差行爲
蛙兒請稍安勿躁
「自娛之樂」是我的游泳態度
難道「蛙式」是唯一游泳方式？
難道連游泳這種休閒娛樂也要照著特定規矩？

我寫了一首詩
一首引起非議的──裸體詩
（我就喜歡寫裸體詩，正如我喜歡裸泳般──透心涼）※